

分類編號 2/c 中文 2/124

大衆文庫 (五)

會社

解放區一片好風光

方艾編

山東新華書店印行



## 金家喜

萊蕪口鎮東街朱哇子，今年十五歲了，從小就要飯過日子，整天的把棍子和人家的狗打仗。在這次土地改革中，他分到了一座瓦屋，一官畝水澆地，恁的活蹦蹦跳跳的說：「我長大了，非幹幹這共產黨八路軍不行！」把打狗棍也燒了，還跑到辦公處去感謝大家組織起來的好處。他五十歲的娘也說：「俺做夢也沒想到還能住瓦屋，種水澆地，這都虧了共產黨救命星，我死了可也忘不了他哩。」剛巧地的大兒子，也娶了媳婦，一見家裏住了大瓦屋，就哈哈大笑着說：「俺家不窮了，俺家富了。」也不肯用計念了。我回前線一定把這消息告訴大家，只盼活活存在一天，我和他拼一天。」

## 孫村長的喜對聯

平西縣官莊區北坦坡村長孫福增，五輩子受窮。蔣偽閻珂卿盤據時，抓丁殺人，逼的孫福增逃了荒，弟弟參加了八路軍，老雙親在家裏忍飢受寒。

去年解放後，孫福增向民主政府貸了一千元款，買了一頭驢，租種着六畝地，全家今年才吃上了高粱餅子，以後孫福增似選當上了村長。

孫村長今年二十九歲了，說好個媳婦還沒過門，他村種地，受新河的地主剝削了一百一十年，這次聽說土地改革，他說：「土地回了家再成親」，便把喜日也改了期。

他領着羣衆和地主講了理算了賬，把地要回來，第二天才舉行了婚禮。全村老少都來給他賀喜，送了一副大對聯，上寫着：

土地國家男女成親，是雙喜臨門

窮人翻身農民一家，要共保和平

新郎新娘雙雙向毛主席的像，行了鞠躬禮，全場馬上響起了

「毛澤東之歌」。鑼鼓齊鳴，洋溢着一片歡喜之聲。

### 得給孩子娶上媳婦了

臨沂冊山區寇家對河，土地改革以後，好幾戶人家，都忙着十幾年來想忙沒得忙的喜事。住在莊東頭的寇殿標家，爺已經六十九歲了，可是因爲沒有宅子，兒子還未娶上媳婦。爺兒倆住在人家的一間小宅子，這宅子支開了一張小床，就沒有地處了。這次他分到宅子了，寇大爺趕忙替寇殿標找上一親事，想着能抱個孫子。鉄匠寇雲生、雲峯兄弟倆，都準備把媳婦帶上，日來正在趕製傢私，新添了一條新大紅被子。他說：「今年翻了身，才化

了四千元，置了這一床新被。兒子大了，到今年才娶上了親事，這下可心寬了心了。」

這莊子，到年內，就有五家要娶上媳婦。

(背)

## 老頭子也變年青了

萊蕪縣東汶南莊，分到了土地，大夥都唱了起來。

在這莊的幹部會上，五十七歲的邱振富，想想過去，比比現在，一時高興起來，放開了嗓子唱起「八大錘來了。他還沒唱完，六十三歲的軍屬耿和軒也搶着把桌子擺開，演唱起「二進宮」，他的孫女耿鳳英制止他說：「老爺，人家都笑啦！你還唱嗎？」他很得意的說：「俺就是讓人家笑呢！」接着他又穿上了一雙大紅鞋，表演「孟老虎」。這樣全場都開笑了起來。五十歲的農

會長畢守德，也穿起大紅鞋，表演着，會議以後，邱振富說：「十年啦，沒有心緒唱一句，現在咱可快活快活吧！」

（董彩）

## 文書，有了你就有地

董彩口鎮東街，在發文書那天晚上，得地的人，三個一羣，五個一夥的，早就跑到場子上去等領文書，六十多歲的閻大娘，拉着拐杖，邊走邊說：「俺聽說分文書，恨不得一下子就到了會場，在路上，喜得不得了，就一連跌了兩個筋斗。」

開會了，每個人都側着耳朵仔細的聽着。「閻大娘」，許多人望了過來，閻大娘坐在玉米秸上，聽到喊自己的名字，起也起不來，接過文書，喜的說：「有這張紙，就有那二分地，可是好好的收拾着。」

（石德）

## 討飯莊乞丐盡翻身

過去野竹園是泰興新街區有名的「討飯莊」，全村七十多家，有四十多戶討飯過日。就是種地農民中，除四家不租田外，其餘都是外村的佃戶，解放後，野竹園解除了舊社會的壓榨剝削，也洗滌了舊有的骯髒恥辱，他們再也不討飯了，所有過去的乞丐都已成家立業，變成勤勞公民。去秋倒租運動中，全村有四十家置了田；今年「土地回家」時，三百九十七人平均每人都有一畝七八分田。全年中耕牛從八頭增加到十八頭。周奇甫、陳明志等七八戶，因無法生活到江南去拾草，現在也都搬回家來生產，村裏人人有事做，個個有飯吃。

他們還以變工的方法辦了一個學校，大家一齊動手給教師種田，教師就不要薪金教學，這樣使得全村的孩子都有書讀。因此

，當蔣介石反動派要摧毀他們新的生活時，野竹園的人民就更熾烈的燃燒着保田的怒火，全村十九個青年踴躍的參加主力部隊，年輕一些的便組織起保田隊，婦女兒童也都自動組織起來站崗放哨，每個人都激憤地說：「只有大家齊心，才能夠保住我們的飯碗。」

### 一脚踢碎要飯盆

臨沭縣炭山區許貞乾老漢，今年七十一歲，只有自己光身一人，靠要飯過日子。有一天，許貞乾遇見了鄉親，一啦起來，才曉得家鄉已變了個樣子。往年的窮苦爺們，今兒都翻了身。許老漢聽了，心想：葉落要歸根，這麼大年紀，還在外鄉流落，總不是個事，要飯，讓你叫啞了喉嚨，好容易才要了一張煎餅，碰不巧，還得挨狗咬。他再想，鄉鄰們有了日子過，總不會不理睬的。

，窮人出身的，總還有個好心腸。這樣，許老漢就下定了決心，沿路要飯，跑回了家鄉。

他回來了，莊裏的勞動英雄王松山，一看見許老漢，就在莊上開了個會歡迎他。王松山說：「咱們窮人翻了身，他不能眼看著自己的兄弟爺們要受罪。」到會的人都说：「窮人幫窮人，咱們合夥幫他翻身。」一下子就奉起了三四百升小米，各包栽了間屋，置了二畝地。王松山帶頭大家出力幫他鋤地下種。今年麥季裏，收了三百多升上好的麥子，又翻地種下了豆子。

中秋節後，許老漢土地裏走了一趟，太陽照得豆莢子，又黃又結實，許老漢的心裏真歡喜。打算明兒選幾個人下湖拔豆子。一回來，看見牆上掛着那個又黑又髒的破籃子，這傢伙磨折了他一輩子，勾起了他許多傷心事，他就狠狠的把破籃子擰在地裏，一脚把它踩爛了。從這以後，許老漢逢人便說：「咱幾輩子都是窮斷根的，咱連夢也沒想過，像咱這樣的人，也翻了身，解放區的辦法好，人心也好。」

## 劉汝元四五十歲學文化

費縣大泉莊的劉汝元，今年四十五歲了。他家三輩子沒一個識字的。先前他當莊長，因為不識字，不知吃了多少虧。去年七月初六，他決心上了莊戶學。剛開始，「溫河縣」三個字，學了十天也沒學好，寫在一塊就認得，不寫在一塊就不認得。十天以後就開了竅，不到兩個月就學了二百多字，可是，他一不小心，把學習本丟了，學的二百多字，一個也沒剩下，他一直悶着，不敢嚷出去，怕蘇老師嚷他。這樣，情緒低了兩個月，真的不想再學了。可是蘇老師並沒嚷他，還是和和氣氣的勸他學習，莊上的打油合作社，又選他當負責人。他才又下了決心重新來學習。這次，他用了一學了就用」的法子，每天上老師那裏跑好幾趟，用着的字就去問。吃飯時，用筷子在桌上劃。下湖帶着石板寫，

還和他十一歲的兒子比賽。他爲了比倒他兒子，還費了二十天的功夫，學了四個歌，可是，當他唱給兒子聽的時候，他兒却比他唱的好。從這天起，他虛心了，拿着兒子當老師。一年當中，劉汝元已識了七百多字。能唸民衆課本第三冊，「魯南時報」也識了個八九，他還學會了記賬，合作社的賬都是他記的，好多青年都比不上他。

（朱奇民）

## 一百零三歲的老大娘

在臨沂岔河區集西莊上有一位老大娘，在最近幾年中，當人們問起她的高齡時，她總是答九十七歲了。但是鄰舍們說，她該有一百零三歲了。大家都很奇怪她爲什麼能活那麼老，她的四十多歲的孫媳婦說：「老大娘能活那樣老，是因爲平生和氣待人，

她們家裏從來不開過仗，與鄰居們也從未鬧過亂子。另外就是老大娘好勞動。她現在仍是過着很有規律的勞動生活。晚上很早就睡了，到早飯時就起身，吃完早飯拄着拐棍到汪崖上去散步。然後，就在太陽下慢慢的轉動她的紡線車。過去，王逆洪九盤據臨沂的時候，老大娘成天不出大門，看見當兵的更是嚇得了不得。可是現在她知道已經換了天下，當兵的是「八路」是「同志」，所以有時當見到駐地隊伍的同志們走過她家門口，她就張開了沒牙的嘴，親熱的招呼同志們去耍。記者這次去訪問，在門外就聽到吱吱喀喀的織布機聲和紡線車的胡胡聲。靠近後牆跟的織布機前正坐着她十六歲的重孫。她不時地需要站起來去接線頭。這顯然地是由於才開始學着織。在靠門口的一架紡線車前坐着她的孫媳。老大娘自己則坐在院子裏，一邊晒着太陽，一邊慢慢地轉動着車輪，——真好的一幅四代同堂的生產圖呵！她家過去在王逆洪九的敲詐剝削下已將二、三十畝地賣騰到九畝地，每天愁吃愁穿，現在却由於政府提倡生產，全家辛勤勞動，生活已經得到改善。

了，所以老大娘的體質較前更健旺，這位百齡高壽重孫滿堂的老大娘在新的時代中將更健康的生活下去，她是新社會勝過舊社會的一位活證人。

(朱青)

## 姚大娘的豐收

沂北高橋區劉家山宋莊，有個姚大娘，今年六十七歲。二十年前，她和姚大爺拉着三個孩子（兩個男孩一個女孩）從楊家坪，一担筐裏來到劉家山宋。窮佃戶沒有別的出路，在楊家坪給地主種地，地主用錢使，把地賣了，只好拖兒攜女另找飯門，來了劉家山宋，一家人蹲在當街，小兒姚成田才八歲餓的不住下的哭。姚大娘只是滿莊乞求着找地方當伙計（佃戶），後來就給地主劉侏片家種地。

兩間破草房，安置上這一担破磚的寒當，種了地主十六畝地，姚老漢和大兒整天勞動兩頭不見日頭。姚大娘也得給地主推碾推磨，端尿盆子，伺伺候候。小閨女給地主抱小孩，地主幾時惱羞，姚大爺不避風雨，得馬上去侍奉。兩間破草房，一年還要拿一斗六升麥子的房價，塞門棘子錢（給地主草園使）一年一吊銅元，扒給一年來，糧食都叫地主量了去，自己缺半年吃的，逼着就得吃地主糧食，春天吃一斗穀，秋裏還三斗二升豆子。這樣處餓受凍受的不是人罪，還得提心吊胆小心謹慎，唯恐出一個小「差錯」，冒犯着地主，把地退了，可就要了命。就在民國二十六年，姚大娘家攪了地主的園種着，那年種上的方瓜，每逢摘個方瓜吃，得告訴地主。一天孩子們餓了，姚大娘沒得空告訴地主，摘了個方瓜裏給孩子吃了，誰尋思就爲這點事，惹下了亂子。八月十五日來到了，地主叫了姚大娘去，訓斥了一頓，把地全退了。唉！姚大爺急的再三乞求，沒答應，竄前竄後的求人說情也沒說下來，只好含着兩眼淚跑回家去，拾掇着走。

秋風起了，地主揮着叫快滾，趕招新伙計。姚大爺一家人，心裏又痛又酸的逃荒去了。不多日子又跌落到龍王埠，給郭德修家種地。那年姚大爺死了，姚大娘和孩子們一種種了三年。

共產黨來了，孩子們也都長成大人了。眼看着世道變了，窮人好過啦。姚大娘爲了多種幾畝地，在民國三十年上，又回到劉家山宋家來，再不給地主幹那無理的活啦，又實行了二五減租，年來見的糧食多了。前年倒租找回了二畝地來，日子一天好起一天。上年又置上三畝地，姚大娘覺着怪知足了。但是年年還得和人家分糧食，「頭頂人家天脚踏人家地」，姚大娘心裏想：「共產黨來了，比往年本不一樣，可是翻身還沒徹底呀！到幾時窮人自己着土地有房子呢？」

就在今年八月，果然實行了土地改革，姚大爺一家十口人，又分到地十八畝，房子七間。姚大娘到新分的房子和地邊一看，啊！高高的屋脊，肥肥的地，她喜極了。跑回家來，抱起今七月新添的兩個小孫子來，一眼又看到屋角滿滿的一大圓穀子，她滿

心裏喜滋滋的說：「今年收成好，還有這些糧食，又分了土地房子，還添了兩個孫子，真是三喜臨門。」

（孫子囑）

## 母親的來信

魯中八路軍×師特務營，副班長王振生，有一天接到了母親的信，他喜極了，打開一看，信上寫着：

「振生兒：來信收到了。我身體很好，咱這裏，現在實行土地改革，咱分到了六畝地，村裏替俺蓋上了房子，一切都很好。你在外頭革命，俺很光榮。希望你好好的打反動派，保住咱們的飯碗。」

王振生把他的信給大家看，興奮的說：

「我接到娘的信，真喜極啦。家裏有了地，多叫人喜啊！咱

家裏，整整兩輩子替人當了四十年傭工，吃猪食，出牛力，到臨了還得向地主家借糧吃，借了一斗還得還上三斗。我八歲時，父親給折磨死了，哥哥又給地主當牛馬使喚，也給折磨死了。……自己從十四歲起，就給人家幹活，睡在牛欄裏，常常挨罵挨打，推磨、壓碾、看孩子，樣樣都得幹，一連幹了十三年，全家淨是挨餓受凍，春天還光吃着榆樹葉子呢。這回家裏翻了身，咱得好好在首錢打仗，堅決保衛咱解放區！」

（魯中通訊）

## 連隊裏爭看家信

在華中，淮海的子弟兵團，在土地回家以後，都接到家裏的信，信上告訴他們，家裏徹底翻了身，過着好日子。

會農出身的機槍班長馬俊章，他家裏的信寄到連隊裏，大夥